

新笑林



DEPUS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新笑林目次

窗

大聲

滋養物

新鮮魚

熱的理由

什麼時候

筆之製造法

不貼郵票

最喜歡的時間

時間卽金錢

新笑林目次

親切的醫生

二響槍

預防法

郵局

訴訟人

華盛頓

哥倫布

二年前

新兵問答

不是孩子

顯微鏡

聾子

大兒子的謊話

別露馬腳

競走獎品

經濟學家

聰明的主人

洞口

我有幾夫

借尊堂一用

我亦不告汝

送禮

吞生鴉片

令狗拖舍衣

明天早晨

荆鬚

喫了飯再死

五分鐘會見費

不是我的

名醫的診斷

愛做老鼠

最懶惰者

當面求婚

酒竟變味

萬勿輕泄  
須立路旁  
校內不適  
避暑  
神經病  
放年假  
何分雞鴨  
喫吸墨水紙  
我不是猴  
加貼更重  
寒暑表  
誠實哉

新  
笑  
林  
里  
次

純熟後  
歡迎聖駕  
只此不知  
象之祕密  
蹉跎至今  
往醫院  
我亦來看報  
眼中梅毒  
換袴子  
一切倍之  
我之子是你生的  
知父莫如子

三

見醫生有愧

親眼看他

足上豆芽

打兩筒

曾受我恩惠

自己來罷

不怕痛

你可以

先生喫肉滷

令尊就是我

召租

無後爲大

孝子

何不再病

夜壺上

兩年生兒童十二

看護婦

說謊

回去雇車

小和尚

菱蕩

從弗自專

拉拉扯扯

分錢不勻

妹妹上來

堂閣軒亭

守財奴

洞眼縫

宋公明哥哥

隔壁阿三

關亡

糞灌死父

賊袴

輓死僧聯

白食鬼

死灰復燃

魔術

令文

心領神會

此兒過慧

學生出租

影戲說明

溼襪日記

學做木匠

合格

質問書

療妒方

闊綽地址

俠妓

吳促狹

星期六

一塊洋錢一點鐘

隱形術

孟子新解

真空

自動的教育

懶得活

均愜兒心

爐中女傑

行醫祕術

恕

不得了了

畜生屁股

避債妙法

愛書家

迷途

分坐二椅

發言有時

執役有年

騎兵之利益

債臺日高

近視眼

絕妙保證

競說誑話

阿爺

銅鈕歟金鈕歟

母已淫奔

甜的爱情

第四媳

且擊且食

五百歲

爾勿聲

如意郎君

此吾友也

新  
笑  
林  
目  
次

小心開水

債

蓋

不如自食

你是箇禿子

本官屬牛

請去割草

彼自無理





新  
笑  
林  
目  
次

# 新笑林

## □ 窗

醫生說。你昨夜可曾依我的話。把兩面的窗都開著麼。病人說。先生啊。我的房裏。只有一面有窗。所以我開了兩次。

## □ 大聲

兒子道。父親。你衣上一箇蝨啊。父親怒道。你怎麼在街路上。如此大聲呼喊呢。兒子便輕聲道。是棉花屑。

## □ 滋養物

婦人向醫生說。先生。我身體衰弱。朝晨總很貪睡。怎麼好呢。醫生問道。你丈夫做什麼生意的。婦人道。打更的。醫生就說。那不行。你快去換一箇倒馬桶的罷。

□ 新鮮魚

喫客說道。這條魚不好。上星期我在此地喫的。比他好得多咧。這恐怕是不新鮮罷。侍者道。那裏的話。這也很新鮮。就是這時節一起買來的啊。

□ 熱的理由

物理教師問道。熱是怎樣起的。一箇生徒道。先傷了風。第二天就要發熱了。

□ 什麼時候

未婚婿說。那麼令愛有陪嫁五萬元麼。岳父說。是的。這五萬元。暫時留在我這裏。到我一死。本利俱給伊。未婚婿道。這大概在什麼時候呢。

□ 筆之製造法

母親問兒子道。你做什麼。把生髮水塗在細竹上。兒子說。我打算等他生出毛來。製造成一枝筆啊。

□ 不貼郵票

很節儉的父親。對將動身的兒子說。你到了那邊。也不必寄信回來。花費什麼郵費。兒子道。那麼信上不貼郵票好了。

### □ 最喜歡的時間

今年初上學的李兒。他放學回來。姊姊便問他道。弟弟。你在校中。你最愛的是什麼時間。李兒答道。是喫飯的時間。

### □ 時間卽金錢

王二一回到家裏。便躲在房中打算盤。父親就去問他做甚。他說。不是父親說過的麼。時間者金錢也。我要算算積一萬元起來。到底要多少時候。

### □ 親切的醫生

富人說。今天覺得身體不舒服。請先生給我一點兒什麼藥。喫。醫生說。食慾如何。富人說。一點沒有變動。醫生說。睡眠夠不夠。富人說。睡得太多了。醫生說。那容易。只消用藥去損壞這兩樣好了。

□ 二響槍

買客憤憤的說道。這一枝鎗。是前天在這裏買的。那時說是可達一百四十碼。那裏曉得回去一試。只有七十碼光景。店主人賠罪道。實在那時沒有說清楚。這是二響的槍。一響可達七十碼。所以二響是一百四十碼了。

□ 預防法

父親喝道。你爲什麼把煤埋在地下呢。兒子很擔心的道。先生說過的。再過五十年。世界上的煤要沒有了。

□ 郵局

小兒說。父親信來了。父親道。這是誰寄來的。小兒道。郵局裏寄來的。

□ 訴訟人

一位律師從外面回來。向他的書記道。今天有什麼客人麼。書記吞吞吐吐答道。上午有一人。姓名我不曉得。我正在打瞌睡。他與你的大衣一起不見。

了。

### □ 華盛頓

父親與兒子一同在後園散步。見櫻花的樹枝折斷著。父親訝道。這是什麼人弄斷的。兒子道。一定是華盛頓。

### □ 哥侖布

地理教師問道。哥侖布是什麼時候的人。一箇生徒很活潑的舉手道。先生。哥侖布是發見美洲時的人。

### □ 二年前

打獵人問道。這條路上。有一頭兔子趕來。你瞧見麼。農人道。瞧見的。打獵人說。在什麼時候。農人道。大約在二年前。

### □ 新兵問答

一位軍官。聚了許多新兵。將軍律和軍人必須明白的事項。說了一遍。然後

叫出一箇志願兵來。向他問道。志願兵。我來問你。假定忽然發生了暴動。上官下了發火的號令。你應當怎樣。志願兵道。我立刻發火。軍官又道。他這號令。若是叫你向父母發火的。你便怎樣。志願兵道。我不發火。軍官道。爲何要違背上官命令。志願兵說。並不違背。我因爲沒有這必要。軍官忙問何故。他道。我的父母早已死去的了。

□ 不是孩子

客人問道。府上有幾箇孩子。父親答道。共有四箇。旁邊的三男笑著說。父親說謊。哥哥已經成了大人。還是孩子麼。

□ 顯微鏡

甲道。這顯微鏡。可以把實物放做一百八十倍大小。乙道。那麼一箇銅元。看起來像一塊洋錢了。今天洋價一千八百。

□ 聾子

徵兵官問道。你當真是聾子麼。那人道。我決不說謊。什麼證據呢。附近不是好像有人開著留聲機麼。我可一點也聽不出。

### ■ 大兒子的謊話

弟兄三箇。夜裏瞞著父親去宿娼。第二天早晨回來。向客堂中一看。父親已經端坐在那裏。無法可施。第二箇兒子。只得暗暗先進去。就被父親瞧見。問道。你昨夜到那裏去的小兒子說。昨夜赴吟詩會去的。父親不信。第二箇兒子也進來了。父親又問。你到那裏去的。二兒子道。我是赴著棋會去的。父親也不信。非常生氣著。大兒子曉得瞞不過了。特地大模大樣的進去。父親喝道。你到那裏去的。他答道。去宿娼的。父親怒道。連你也說謊話麼。

### ■ 別露馬脚

王先生與李先生偶然在途中相遇。王先生便問李先生道。近來張先生如何。許久不見了啊。李先生隨口答道。張先生已經死了。王先生便很覺張先



生死得可惜。二人別後。李先生倒擔心起來了。一想張先生好好活著。我怎麼說他已經死掉呢。這到底不妥當。即忙趕到張先生家中。說道。方纔我遇見王先生。無意中談起了你。我一不留心。說你已經死了。王先生今天要過來。弔你也論不定。萬一他來時。你千萬設法別使我露馬腳啊。

競走獎品

一賊竊得銀杯一隻。以示其友曰。此吾四百四十碼賽跑第一之獎品也。其友曰。與君同跑者何人。曰。此杯之主人與警士五人也。

經濟學家

甲乙二經濟學家。夜間聚譚一室。甲曰。余等談話。只要耳聞。不必目見。室中燃燭。得毋白費。乙曰。現已燭滅。全室黑暗。余等不如將褲脫去。因此亦白費耳。

聰明的主人

主人曰。此天井中。拉圾叢積。幾成一小邱。奈何不畚而去之。僕曰。無處容之耳。曰。可於園中掘一坑。將此拉圾填入之。僕曰。然則此掘起之泥。如何處置。主曰。汝誠愚人。蓋掘坑須求其大。使足以容納拉圾與掘出之泥耳。

### □ 洞口

師問曰。汝等試思在地球之他面。何國適當我足跟之下。生等寂然。師曰。設我於地球中對穿一洞。則我當於何處出外。生等齊曰。當在洞口。

### □ 我有幾夫

某貴婦欲給其夫以電話。命書記代打。書記叩其號數。貴婦怒叱曰。汝知我有幾夫。而乃問我以號數耶。

### □ 借尊堂一用

一生素驂。因家有喜慶事。欲向隔壁人家借用廳堂。以備夜間開筵之用。乃致函於其鄰曰。茲因賤室狹而且小。不堪以容衆親友。因見尊堂內容頗大。

欲借作長夜之用。如豪慨然許諾。請將尊堂收拾乾淨。以便應用。金錢之費。所當不吝。祈於尊翁前致意。勢甚急迫。只用一次。諒不至破壞尊堂也。將來府上如有房事。賤室亦可通融。

■ 我亦不告汝

某甲患近視。一日遠行失道。見路旁翁仲。以爲人也。鞠躬問之。石人不動。亦不語。甲大怒。欲行時。一鴉據石人頭上。見人飛去。甲以爲此人之帽被風吹去也。見石人仍不動。遂匿笑而行。且行且語曰。汝不告我以歸途。誠屬刁惡。然汝帽被風吹去。我雖見之。亦不汝告也。

■ 送禮

一僕以信一函及禮物一籃與某君。某君觀信既畢。曰。我已得一打鷓鴣於此信中。僕曰。先生能得之於信中甚佳。蓋當余行時。在籃中者已飛去矣。

■ 吞生鴉片

某地有一人攜膏子藥一瓶。彳亍行來。警察疑爲鴉片。上前擒捉。其人力辯。非是。警察不聽。將拉之赴局。其人發急。卽就瓶狂吸曰。我已吞生鴉片了。還拉我去作什麼。

### □ 令狗拖舍衣

鄉人遣子入城。訪其親戚。戒之曰。城中崇尚客氣。語言之間。務須格外留意。稱人必曰令。稱己則曰舍。切勿弗忘。記子諾諾去。已而返入門。連呼舍晦氣。舍晦氣。父問如何。子曰。我至令某人家。剛剛吃著令飯。忽來一隻令狗。將我舍衣拖住。咬我舍骨。流了許多舍血。我就拔起舍腳。逃回舍家來了。

### □ 明天早晨

房客對房主道。昨夜這屋中有鬼叫。怕得很。我不願租了。房主道。你一到第二天早晨。就聽不到了。怕什麼呢。

### □ 荆鬚

哥哥說。你到那裏去的。怎麼半天不見。弟弟道。去修鬚鬚的。哥哥道。你這麼薄的。還要用剃刀修麼。弟弟道。不用剃刀。倒用什麼。哥哥道。你這麼淡淡的。只消拿一塊橡皮來揩好了。

### 吃了飯再死

某翁有一箇兒子。他小學校出來之後。去考無論什麼學校。總也考不取。這麼樣考了六七年。還是屢次失敗。他父親也很生氣。說。你以後再考不進什麼學校。我一定驅逐你出去。兒子自己也覺得可恥。說道。此次再考不取。我必定投河自盡。沒有面目回來見父親了。不多幾天。又去考試。仍是失敗。歇了二三天。他還不回來。父親一想。大約他失敗之後。已經投河自盡了。到第四天。兒子沒精打采的回來。父親大怒。問他回來做甚。他很失望的說。父親。我此次又沒有考取。所以想去投河。不料到河邊一看。人已擠滿。足有好幾千人。都是沒有考取的。大家要去投河了。實在人太多。我擠不上去。等了三

日三夜還輪不到我。但是肚子餓了。所以打算回來吃了飯再說罷。

### □ 五分鐘會見費

美國富翁莫爾剛氏。因爲新聞記者常要來求見。討厭極了。所以總是拒絕的。有一天。又有新聞記者寫信來要求見。莫氏皺著眉頭。向書記道。你寫回信答他說。我要取會見費。每分鐘十元。倘使肯出。儘管可見。明天。那記者就有回信來說。要晤談五分鐘。於是此人來訪問了。談完之後。當真取出五十元來。莫氏覺得很對不起他。說道。這會見費太貴了。記者笑著答道。不貴不貴。實在我們總理向我說過。只要見得到足下。他肯拿五百元來酬謝我的。所以我反要感激你咧。

### □ 不是我的

一箇打獵人。對那鄉下人說。這池中的鴨子。你讓我打一隻。我給你五角錢。鄉下人點點頭。打獵人大喜。付了五角錢。一擊居然就中。又付五角錢。又擊

中一隻。此人更喜。說道。再打一隻。不打緊麼。鄉下人笑道。這不是我的。你只管打。我總答應。好得這裏又是禁止打獵的地方啊。

### 名醫的診斷

病人說。我只管多吃飯。肚子總是很餓。不知什麼緣故。醫生說。你平日什麼東西吃得。病人道。吃得最多的。只有是藕。醫生恍然道。不錯。我明白了。你吃的飯。一齊嵌入藕的孔中去了。

### 愛做老鼠

某兒有一天呆想著。他忽然對母親道。母親。我要做老鼠。母親聽了兒子這種奇怪的希望。自然好笑。便問他什麼緣故。兒子道。做了老鼠。無論食物藏在何處。我就可以一嗅。立刻能夠知道了。

### 最懶惰者

一箇紳士對三箇乞丐說。你們三箇人裏頭。那一箇最懶惰。我給你五角錢。

快直說出來。甲丐道。老爺。我有半年不做事了。只是玩著。錢給我罷。乙丐道。半年什麼稀奇。我是一年不勞動了。最懶惰咧。錢應當給我。丙丐欠伸道。我不高興伸出手來。你把五角錢放在我的袋中罷。紳士覺得丙丐資格最高。就給他錢。

### □ 當面求婚

滬上某校教員。散課後。牽幼稚生徜徉馬路。隨事指導。薄暮將歸。生見雉妓拉客者。不解其故。指以問師。師含糊答曰。此蓋邀男子入室。向伊當面求婚者。

### □ 酒竟變味

某婦酷好杯中物。其夫則絕對不飲。緣是時占脫輻。一日。婦又在燈下獨酌。其夫厭惡已甚。誘令離室取物。潛取溺器中溲溺少許。攪入酒罇。少時婦來。舉杯痛吸。忽皺眉曰。天氣並不熱。如何片刻之間。酒竟變味耶。



□ 萬勿輕泄

滬上某醫。懸壺之外。兼爲青年男女撮合露水姻緣。卽以其家後樓數楹。爲藍橋巫峽。青囊之中。則儲有秘製壯陽丸及避妊丹兩種。奏效神奇。不肯輕以與人。人果需此品者。必以數百金爲壽。始勉給些許。一日有豪客喜其藥有靈。擲千金於几。將多購之。醫大喜。啟瓶取給。而藥已無存。驚問何人盜竊。家人皆諱不肯言。旣而偵知壯陽丸爲其妻取以贈人。避妊丹則愛女盜而陸續吞之也。於是某醫語其妻女曰。汝等盜我之藥。可付諸旣往不咎。惟萬勿以秘方輕泄於人。絕我生計也。

□ 須立路旁

一鄉人嘗誇口。謂彼曾與城中巨紳談話。人問以巨紳與汝談何事。曰巨紳言汝須立於路旁。

□ 校內不適

某兒謂其母曰。阿母。兒身殊覺不適也。母曰。信耶。兒何處不適。望卽語我。兒曰。在校內耳。

□ 避暑

乘客謂馭者曰。此地來避暑的人。以何時爲最多。馭者曰。夏天。

□ 神經病

先生問學生曰。若是用功。將來成爲何等樣人。學生率爾對曰。成爲患腦神經病者。

□ 放年假

母贊其子曰。你現在用功做算術麼。子對曰。是的。我在此地算算。尙有幾箇月放年假。

□ 何分鷄鴨

某學校行暑假散學禮時。聘某幻術家演藝以助興。某演空巾取蛋法。旣訖。

卽詢一年幼之童曰。爾家尙無母雞。亦能得蛋否。童曰。此何難事。吾母殊優爲之。某訝焉。詢所以。童曰。無他。吾家畜鴨甚夥耳。

吃吸墨水紙

某君患病不能興。一日其僕以藥水進。飲之既盡。其僕忽倉忙而言曰。爺。余適以墨水飲爺矣。將奈何。某君怒曰。蠢奴。速以吸墨紙授余食之。

我不是猴

子曰。今日先生教我。謂人是猴之後裔。父曰。咄。我不是猴。汝乃是猴。

加貼更重

郵務人員曰。汝信太重。須加貼郵票。鄉人曰。加貼郵票。豈不更重乎。

寒暑表

某女士注重衛生。室中溫度。常使之在寒暑表六十度間。一日。天氣殊寒。僕人忽入而四開窗戶。女士大怒曰。室中溫度在四十度間。余方欲命汝燃爐。

汝反啓窗開戶。汝狂耶。僕曰。園丁適語余。園中溫度在二十度間。余欲使園中溫度由窗戶而入。與室中溫度湊成六十度耳。

□ 誠實哉

某小童告其父曰。兒今晨拾得先令一枚。還之失者。父大喜曰。誠實哉。佳兒童。繼曰。因失金者已覺察。掣兒耳。強迫兒還之耳。

□ 純熟後

某甲見習游泳者。每易溺死。常語人曰。是亦太不謹慎。若余者必游泳術習之純熟後始下水。

□ 歡迎聖駕

某國王往遊一城。滿城掛燈結綵。縉紳家爭迎王。嗣至一處。矮屋數幢。黑暗蕪陋。惟門上亦大書歡迎聖駕。王詢之左右。對曰。是乃城中之牢獄。王大笑曰。太多禮了。太多禮了。

□ 只此不知

摩托車之司機人遇同鄉人自田間來者。爲之述車機之原理及其器械。既畢。問曰。君已了解否。鄉人曰。此中奧妙。賴君指示。吾已盡知。所不可解者。此車不用人推。亦無馬挽。何以能自動耳。

□ 象之秘密

印度某商有巨象求售。見一英人。周視甚詳。印人密語之曰。請勿多言。售去後。當有酬謝。英人諾之。至售去後。印人持售價十分之一。以與英人。且詢之曰。爾何以知吾象左足之不完也。吾事甚祕。無知之者。英人答曰。吾何嘗知爾祕事。印人曰。然則何其視之周詳耶。英人曰。吾因未嘗見此巨象也。

□ 蹉跎至今

甲曰。前日聞君欲自裁。確乎。乙曰。事誠有之。然以賤軀有恙。故不果耳。

□ 往醫院

有一教師欲試學生知本國領事之職權與否。乃虛構一相似之問題。以引起學生之興趣。曰。設有人攜汝登飛行機。趨程前進。至去家數千里之外國。而擲汝下。汝欲先往何地。至此一生突高擊其手。教師曰。汝欲何往。答曰。先往醫院耳。

### □ 我亦來看報

某處有吝嗇之貴族。囑其僕人夜九時必須熄燈火。爲省油也。每晚貴族必巡視宅內一遍。如有違其言者。責之不少寬。某夕。又親自巡視。見一僕人之室內有燈火露出。大怒。破扉入。見一僕於燭下讀新聞紙。僕見主人至。甚驚異。後始悟爲燈火之事。遂言曰。此燭乃己之錢所買。貴族面色漸漸轉爲笑容。曰。予亦來此讀新聞紙也。

### □ 眼中梅毒

一學究患濕瘡。赴一醫家診視。醫爲花柳專科。當卽毅然斷某所患爲梅毒。

學究大怒。將遍請醫界評議。使賠償名譽損失。某醫之婦。見勢不佳。出而排解之。曰。先生勿怒。以先生之方正。何致治游種毒。或者因他人之傳染。亦未可知。伯牛有疾。孔子不有斯人斯疾之嘆耶。學究曰。汝言稍近理。惟予所交皆益友。何從傳染此症也。婦笑曰。我家先生。爲花柳專科。生平閱人不少。其眼球中已染滿梅毒。大概先生今日被伊目光注射。故亦沾染著耳。

□ 換褲子

某校生徒蹲伏帳中賭撲克。舍監至。將揭帳矣。某生急呼曰。換褲子。換褲子。一切倍之。

某女生畢業於師範學校。長於烹飪一科。一日。其母購鯽魚二尾。命之治饌。女欣然應命。須臾陳魚於盎。則味奇鹹而焦臭不堪。下箸。母諒之。則曰。此固照烹飪法爲之者。法云。煮魚一尾。需油半兩。醬油一兩。糖一撮。煮可十五分鐘。今有魚二尾。予一切倍之。故用油一兩。醬油二兩。糖兩撮。煮至三十分

鐘。

□ 我之子是你生的

某甲中年得一子。甚喜。佇立門前。某乙過其前。卽道賀曰。聞足下昨晚舉一麟兒。可賀可賀。甲曰。亦豚犬耳。何足言麟。某丙適在旁。俟乙已去。卽謂甲曰。彼罵君爲牛。君不知耶。甲曰。彼乃好意。何嘗罵我。丙曰。豈不聞牛生二子。其一爲麟。彼譽兒爲麟。卽罵子爲牛也。甲大怒。飛走。追及乙。攬其裾曰。我之子是你生的。

□ 知父莫如子

某小學算術教員上堂。詢諸生曰。桌上有酒三杯。爾父進而飲其一。試問尙餘幾杯。某童答曰。一杯無餘矣。教員意謂其誤聽也。再問之。而童仍答如故。教員怒曰。蠢物。此題如是簡單。亦不能算耶。童曰。學生非不能算。但先生尙未知吾父之酒量耳。



見醫生有愧

一強壯者遇一醫生。急藏身於門後。醫去後。人問之。則曰。我未嘗病。見醫生時。殊覺有愧於中耳。

親眼看他

某姓蓄牝雞數尾。一日爲宵小所竊。某姓聞聲。自內趕出。人賊並獲。遂解赴縣署。請求懲處。某縣令語原告曰。小竊之技雖精。何能一攘數雞。得毋有不實不盡之處耶。原告聞言。大聲呼冤。謂官庇賊。官顧左右曰。可將此數雞養之衙署。語小竊曰。限汝三日。將此數雞偷去。再辦汝罪。復語原告曰。俟本官親眼看他將雞一一偷去。本官自向汝前服昏噴之罪也。語畢。喝令取雞退堂。

足上豆芽

一女性素懶。適人之前。始濯足。易履。于歸後。荏苒經年。未嘗沐浴。而足底時

患劇痛。其夫迫令檢視創處。將求刀圭。婦卒因循未果也。一夕。夫醉歸。陡聞婦足奇臭。觸鼻欲嘔。亟取盆水。促使洗滌。足纏甫解。婦忽哭曰。嗟乎。予足已腐潰露筋矣。不其爲廢人乎。夫聞言大驚。掩鼻凝視。果見足筋一股。環繞足背。然足部固完好無恙也。久之。覓趾間夾一物。以手撥取之。則黃豆一顆。而所謂白筋者。豆之芽也。蓋深藏密裹。豆已經熱而茁苗矣。夫婦相與大笑。既而歸甯。婦偶述及此事。不解此豆何由得入。忽一弱弟縱聲笑曰。姊不憶出閨前一夕。阿母逼令洗足。姊雖勉從。猶時時側目。嗔母多事乎。予卽其時。乘姊不意。取豆納之。而姊竟不知。孰意此物作祟。竟在姊蓮瓣內。闢殖民地耶。

□ 打兩筒

某縣知事富烟霞癖。一日正比責一糧戶。忽然烟癮大作。玩味其一燈一榻之樂。逾時。掌刑者已手疲足軟。被杖者亦奄息無聲矣。值堂吏不得已。請曰。再打多少。某流涎曰。再打兩筒。

□ 曾受我恩惠

前清地方官吏。最忌境內發生命案。蓋既多靡費。又繁手續也。太湖廳尹于某。素以滑吏稱。一日。有地保來報。謂某處橋下發現浮屍一具。于某怒曰。何不以竹竿推至橋外。蓋橋外爲鄰縣轄境也。地保如法辦訖。而橋外地保知之。亦用長竿移屍原地。於是互相推移。將近旬日。屍已腐爛。莫可辨認矣。事聞於上官。特委員勘問其事。而兩處長官。依然推諉。經橋下居民。證明廳屬地保移屍狀。事乃白。然于某睹屍之後。猶語委員曰。此人生前於某案曾受我恩惠。縱然自尋短見。決不致死在我境內。令我受累也。

□ 自己來罷

某塾師性饞。一日。見一學童。持糖而啖。食腸大動。流涎不止。童食畢。其指尙染糖甚多。乃謂之曰。余一牙欲脫。汝爲我拔出。童聞言。急以衣拭淨其指。塾師大失所望。曰。我自己來罷。

## □ 不怕痛

或相聚言人身之上。最不怕冷者爲面。故冬夏不衣。怕冷者爲屁。故平時都伏在肚內。偶然放了出來。便向鼻孔中鑽進去了。或又言最不怕痛者爲手臂。無論何人。用何物打來。手臂必先擋住。或曰否。手臂雖不怕痛。然打得厲害。也有退縮的時候。以余觀之。最不怕痛者爲涕淚。不信。你看。越是打他。他越要從眼眶鼻孔中跑出來。

## □ 你可以

孫先生居三家村。以善講解自詡。故絳帳恒苦窄也。一日講點爾何如一節。雖俚俗不文。而童蒙易曉。錄之可供一噓。解曰。點爾點爾你幹麼。（點爾何如）我在這裏彈琵琶。（鼓瑟希）聽說一聲琵琶放。（鏗爾含瑟而作）我的心事不一樣。（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不一樣。該怎的。各人各說各人的。（子曰盍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年年有箇三月三。（曰暮春者）著

件青灰大布衫。(春服既成)大的大。(冠者五六人)小的小。(童子六七人)都到南河去洗澡。(浴乎沂)洗了澡。去乘涼。(風乎舞雩)回來一路椰子腔。(詠而歸)先生聽罷心歡喜。(夫子喟然嘆曰)點爾點爾你可以。(吾與點也)

■ 先生吃肉滷

張學究設帳李家。李於供食。蔬菜淡飯。未有魚肉。學究常苦之。一日有肉一盤。數約三四塊。學究以爲此次可飽嚼矣。不料李以四子伴席。學究厭甚。恐四箇小學生。各吃一塊。難得己分。遂出令難四生曰。今日汝等能各吟一句。每句以天干爲序。優者得喫肉。長者便吟曰。東方甲乙木。我來喫塊肉。遂喫了一塊肉。次者繼吟曰。南方丙丁火。我來吃塊大。(讀作杜)遂吃了一塊大肉。又次者亦吟曰。西方庚辛金。我來吃塊精。遂吃了一塊精肉。又次者吟曰。北方壬癸水。肉已無了。我來吃骨髓。遂吃了骨髓。學究長歎而吟曰。中央

戊己士先生老命苦。只好吃肉滷。

□ 令尊就是我

某家子笨伯也。年逾弱冠。尙不知尊卑。父常教之曰。倘有人問汝令尊。須知令尊就是我。爾就是我的兒子了。汝須牢記莫忘。一日果有人來訪。問某子曰。汝令尊在否。某子答曰。令尊就是我。爾就是我的兒子了。其人大驚。瞠目無以對。

□ 召租

姊妹二人。妹性慧。且喜誇善裝飾。姊屢戒不聽。一日新購華絲葛裙一條。物美價貴。恐著在身上。人不之知。因就姊相商。姊戲之曰。此事大易。祇須倩人寫紅條一方。貼於裙之前幅。人見之。盡知妹之貴品矣。妹從之。貼以遊行。詎知行未數武。被風吹去。百計尋覓。見一家門首地上。亦有紅條吹落。認爲己物。拾黏裙上。見者均鼓掌喝采。尾隨其後。妹頗自喜。以爲人知此裙之價值。

也。于是揚揚得意。緩步行。適遇惡少。拖而問曰。汝家住何處。箇中物究竟要租幾元。妹聞而大怒。俯視裙上。所貼者迥異乎前。方知誤貼召租字樣。難怪路人之戲弄也。遂大慚。懊喪而歸。

□ 無後爲大

鄰有產兒者。穀道塞閉。越日卽死。遠近相傳。以爲怪異。一日與朋輩閑話。某君偶談其事。咸謂是必胎中受病所致。余曰非也。此人前生必曾忤逆其父母。故有此報耳。友曰。子素明達。何乃信婦人女子之言。余曰。君等自未讀孝經耳。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人前生若非大不孝。何致無後乎。衆大笑。

□ 孝子

某制軍素有季常之癖。河東獅吼一聲。某卽蜷伏不敢動。當其督直省時。有某國公使。道經天津。因交涉事件。赴轅謁某面議。適其夫人正與某詬誶。某聞公使至。不敢延。乃慰藉其夫人數語。卽出洋花廳會客。方周旋間。遽聞隔

窗有婦人跳擲聲。叫罵聲。哭泣聲。問以婢僕輩勸慰聲。嘈雜不已。蓋夫人餘怒未息。因大逞雌威。欲於客前以辱某。而不知來者乃外賓也。某素知夫人不可理喻。亟起趨而出。向夫人長跪謝過不遑。夫人始悻悻去。時某公使觀之甚悉。訝甚。及某入。公使嗾其偕來之繙譯員。向某詢哭而擗踊者果爲誰。某恐實告之。貽外人笑也。乃忸怩答曰。家母。繙譯員曰。太夫人何與君年事相等。某曰。繼母耳。繙譯員就某語轉告公使。公使向某起而鞠躬。讚曰。貴督真是孝子。某唯唯。

□ 何不再病

某生美丰儀。工於內媚。偶攫小疾。入某病院求治。看護婦某。竟爲所惑。朝夕不離病榻。某病既愈。醫生命某出院。婦輒託詞。謂某尙有他恙。以延緩之一日。生悶極思去。向婦婉辭。婦怒曰。院中如此清潔。儂服侍如此體貼。君何不  
再病耶。



夜壺上

有甲乙丙三人相聚飲酒。酒既酣。甲出一令曰。吾三人各舉一古人名。古人手中持一物。物之上又集一動物。動物口中又銜一果。須一物兩名者。連續言之。須成韻語。先自言曰。漢有張良。手持長槍。槍上集一鴛鴦。鴛鴦口中銜一長生果。又名落花生。乙曰。漢有張飛。手持大旗。旗上集一野鷄。野鷄口中銜一地栗。又名葶薺。輪至丙。沈思良久。乃詢曰。何爲古人。曰。古人乃死已久。曰。得之矣。我有姑夫。甲乙曰。此何可謂古人。丙曰。我姑夫死已久矣。豈不可謂爲古人乎。甲乙曰。試言之。丙曰。我有姑夫。手持夜壺。夜壺上集一鵝鵝。口中銜一茄子。又名落蘇。

兩年生兒童十二

法官遇一塾師詢曰。君年幾許。塾師曰。行將三十五矣。曰。娶否。曰。已娶。曰。幾年矣。曰。兩年矣。曰。有兒童否。曰。有。曰。若干人。曰。十二人。法官愕然曰。十二人

耶。君本領真太極矣。塾師曰：固有助我者。法官更詫異不止曰：君何言歟。竟有助君者乎。塾師曰：然。余所設蓋私塾也。法官始悟。笑曰：嘻。君乃塾師乎。

□ 看護婦

某醫院院長責諸看護婦曰：予等竭盡心力。醫愈病人。免去其身體上之痛苦。不意諸君又於甫愈之人。深種其病根於心臟也。一看護婦低語曰：微我儕。院中營業安能如此發達耶。

□ 說謊

父親對他的兒子說道：你很歡喜說謊。這種惡習慣。千萬不可養成。總要改掉纔好。你要曉得一箇人有什麼事體不好對人說。何必要說謊呢。話還沒說完。外面門鈴響了。他就說道：你去開門去。假使來的是房東。你可說我已經出去了。

□ 回去雇車

某甲迂拙甚。一日將出省戚。適門外一車。轆轤來。喚之嫌價貴。徒步往。擬於途間雇價稍廉者。不料所經皆荒涼之區。車罕覩。行行重行行。路逾半矣。纔遇一車。索價昂如前。某遂喃喃曰。還是歸去雇車。較爲便宜。言竟。反奔至家。雇車復往。

□ 小和尚

某爲店夥。數日始一歸。省視妻孥。其稚子一片天真。活潑潑地。夜與母寢。見帳中之影。憧憧然。駭而詢於母。母戲之曰。他名小和尚。特來伴余等。兒信以爲真。他日父歸。撫兒曰。阿父離汝寂寞乎。兒曰否。每夜有小和尚來作伴。頗不寂寞。父疑甚。雖經妻解。疑終未釋。

□ 菱蕩

吳有鄉人某。素不知客套。一日入城探親。親固文雅士也。因詢鄉人曰。令堂好呀。鄉人曰。菱蕩（諧聲）雖好。可惜龜多。親知正誤會。含笑應之。

□ 從弗自專

某愚戇甚。頭巾綠矣。漠然不知。友固直者。告之。且勸其修帷薄焉。某以杯弓蛇影對。他日再告之。仍堅執不信。且曰。拙荆賢甚。事無大小。從弗自專。脫此事非子虛者。豈有不先告余者耶。

□ 拉拉扯扯

某甲客他方。託友寄家信一封。外洋一百元。囑交其妻。其妻卽持信往某先生處。求其代解。先生拆閱之。不著一字。但見畫鼈八頭。狗四隻。胡琴一把。莫名其妙。甚爲詫異。某妻見先生不語。問曰。信中云何。先生曰。不解。旣而沈吟半晌。復問另寄他物乎。曰。有洋一百元。先生頓悟。大呼得矣。得矣。八鼈六十四。鼈與八同音。四狗三十六。狗與九同音。計之乃是百元。再胡琴一把。殆囑汝勿與他人拉拉扯扯耳。某妻聞言。羞不可當。掉頭而去。

□ 分錢不勻

二呆子相遇於路。忽拾錢三百。二人分來分去。苦不能均。此二百。則彼一百。則彼二百。擾攘半晌。莫能決。各怒甚。老拳亂舞。擬扭向官裏去。一黠者突至。詢其故。曰。此帳本極難分派。無已。在下且作陳平代輸一籌可乎。乃納已囊中一百。二呆子各與一百分畢。二呆子大驚。曰。先生眞神人也。我等二人尙分不均。不料先生作三人分之。且易易也。再三稱謝而去。

□ 妹妹上來

日前有某號電車駛至十字路口。上下客爭先恐後。擁擠不堪。賣票者連聲呼曰。慢慢上來。不意道旁適有一女學生。正欲登車。聞呼誤爲妹妹上來。登時大怒。指其有意戲已。引爲奇辱。與賣票者大起衝突。後經衆講明。始悻悻而去。

□ 堂閣軒亭

粵商張某。新葺園亭。倩一名士爲之題額。名士故不羈。欣然允諾。其正廳輪

與無匹。因取論語堂堂乎張也之義。名之曰堂堂堂。堂左一閣。下臨池塘青草。時聞蛙聲閣閣。因卽景生情。題曰閣閣閣。閣後一軒。地址甚高。有軒軒霞舉之概。則又題曰軒軒軒。有一亭。與軒相對。高亦相等。亭亭若美人之獨立。遂名之曰亭亭亭。張一一製額懸之。人皆贊其新穎。然試一聯誦之。則堂堂堂閣閣閣軒軒軒亭亭亭。則又如饒鉞齊鳴。祝敵並鼓也。寧不可笑。

### ■ 守財奴

田舍翁某。以耕傭起家。置良田三百餘畝。此蓋平日節天省地。而掙得者也。及老病甚。自知不起。顧其三子。預問極省儉之殯葬法。長子曰。向善堂化一施棺。而置棺於田間。翁怒曰。呸。敗家子。雖曰施棺。至少亦須費去五六金。置棺田間。至少佔去六尺之地。豈不可惜。汝真不知稼穡艱難者也。乃問次子。次子曰。貼土而葬。汝放田間泥土爬平。仍可耕種。此不過費我兄弟三人半日功夫耳。翁曰。汝法雖較勝汝兄。然方今田事正忙。若傭於人。一日三人可

得工資千數百文。汝等若以葬余故。費半日之工。則其餘半日。勢必無人僱用。是因我之故。坐失千數百文之進款也。不可不幼子曰。兒得勝算矣。我等可趁上工時。順便將你帶至田間。擲入泥潭中。（田家蓄肥料者）聽其腐爛和糞壅田。此一極肥之肥料也。翁曰。是尙不得爲勝算。不過不折本耳。不能賺得一文錢也。我死之後。汝等操刀而割。以人肉當牛肉賣之。至少可得幾塊錢也。三子曰。諾。翁遂瞑目而死。既而復甦曰。我忘卻一事。三子動問何事。翁曰。汝等賣我之肉。須在落工之後。切記切記。汝等攔肉喚賣。慎毋過汝母舅門前。渠家有一桿廿四兩秤。專以佔人便宜。若汝等經過其門。爲彼呼入買肉。彼又必用廿四兩秤。可知喫虧不起也。

□ 洞眼縫

某商人行買於外。作書寄內。書至家鄉之鄉字。偶忘筆畫。暫以○代之。意將檢明另寫。已而忘之。竟忽忽交郵。書至家。妻本之無不識。乃央隣人代讀。隣

人啓書讀曰。爲人出外想家。○是言身在外邊。常常記得家中一箇洞也。想起家。○淚兩行。此言想到家中之洞。不禁兩淚交流也。妻以爲污蠟。叱之出。更挽隔壁教書先生讀之。先生讀曰。爲人出外。想起家中一箇眼。想著此眼淚兩行。妻益怒。互相爭執。適其子自塾回。問得故。索書閱之。既畢。遲疑曰。隣人說是洞。先生說是眼。媽媽又說都不是。難道是一條縫嗎。

### 宋公明哥哥

前清時某處值亢旱。縣令某出示禁屠。又步行至龍王祠拜求。終無滴雨。因榜示通衢。招有能致雨者受重賞。有某生揭榜往見。謂可諭告各家。寫宋公明哥哥靈位七字。貼起恭拜。一日不雨。俟至一月。一月不雨。俟至一年。今年不雨。俟至明年。年復一年。拜之又拜。無不應驗。官詢曰。何故寫宋公明哥哥字樣。某生曰。公祖乃正途出身。獨不聞水滸傳有及時雨宋公明哥哥乎。縣令沈思良久。曰。原來如此。



■ 隔壁阿三

吳中某甲。業負販。積得數金。居恒守之。不離左右。一日將有遠行。顧牀頭壁脚。殊無藏金之所。憂思久之。猛憶門前階石下。較爲妥善。遂窟而藏之。旣而反覆審視。忽悟曰。不妥不妥。脫有覆視者。吾金不翼飛矣。盍以計絕之乎。乃取筆大書石上曰。「內中并無洋錢。」藏畢。遂坦然就道。有隔壁阿三者。偵知之。伺某去。覆石取金。狂喜而歸。訴諸妻。妻大駭曰。君誤矣。甲歸而疑我奈何。阿三愕眙無措曰。吾還之耳。妻曰。愚哉君也。彼能以書防人之偷。爾獨不能以書表我之未偷乎。阿三大悟。忽援筆出。亦大書石上曰。隔壁阿三勸偷。

■ 關亡

某甲生一子。頗聰穎。以病殤。時有女巫。云能致死者之魂。與之對話。卽吳俗所謂關亡者也。家人惑其說而招致之。女巫作術呵欠良久。云亡者來矣。卽

增巫身與家人娓娓談瑣事。又言阿母毋痛苦。兒將乞冥王仍爲阿姨子。時甲妾孕將三月。家人益神信之。甲自外至。巫卽呼爺。甲素無迷信。因呼子之名。巫亦應之。甲問汝死前十數日。尙讀孟子某章。今尙憶之否。巫不能對。又提數句。使之接誦。巫益窘。甲遽起。掌其頰。巫惶急曰。老爺勿惡作劇。甲曰。我自責兒子於汝何干。巫知術敗。踉蹌遁去。

### ■ 糞灌死父

某甲生三子。人予千金。令習藝。長子學爲獵。次子學成衣。幼子無可學。躑躅道上。見農人糞田。異而詢之曰。此黃澄澄者何物耶。農知其慙。誑之曰。此寶物也。澆之田中。能令幼者長。死者生。問價幾何。農曰。每桶千金。幼子大喜。卽出千金購以回。居頃之。父謂三子藝何如矣。長子曰。吾能獵獸。父令試之。長子出槍施放。誤中父腦。仆地長逝。次子曰。兄弟懼。吾能治之。卽出針線縫父腦。良久卒不起。幼子急曰。此非吾寶不可。吾寶能起死回生。必合有濟。卽取

糞澆父頭上。淋漓滿屍。亦無效。幼子凝視曰。吾寶已盡。父猶未活。殆寶性未發邪。

□ 賊禪

偷兒往某家竊物。主人尙未熟睡。在牀上喁喁細語。偷兒偶觸物。微有聲息。主婦大聲曰。聽之。此何聲也。莫非竊賊乎。而主人作吃吃笑。且從容語曰。何膽怯乃爾。此鼠子嚙物聲也。何來竊賊乎。且卽有竊賊。亦無害。蓋我家一貧如洗。實無長物。惟牀下有米五斗。然竊賊未攜叉袋。何法挈之行耶。必也脫禪而結其禪管。卽以之盛米。或可竊去。然此必無之事也。言已默然。頃之鼾聲作矣。偷兒聞之竊喜。漸摸索至牀下。果得米。乃依主人之法。以禪脫下。而牢結其兩禪管。然後取米。裝入禪內。將半。忽主人突起。大呼捉賊。偷兒不及取禪。倉皇遁去。而下身毫無遮蔽。其形頗覺狼狽云。

□ 輓死僧聯

長沙東安寺有僧死。衆僧央某名人爲一輓聯。某名人提筆卽書曰。東安寺死箇和尚。衆僧譁曰。死一和尚。其誰不知。而煩君啾啾耶。某名人曰。何必如是急急。且看下聯便知。因續書曰。西竺國添一如來。衆僧始欣呼而退。

□ 白食鬼

某甲善吃白食。人咸呼爲白食鬼。某富人患眼疾。百醫無效。懸榜於門。能治者酬金若干。甲自言能醫。主人延之入。詢其治法。甲曰。疾可治也。惟須揀一光明之日。方可下藥。乃取日曆揀得一日。在十日之後。遂下榻其家。以待時至。屆期請患者上坐。取小紙條二黏其雙目。囑令弗動。良久良久。主問如何。甲駭曰。疾不可爲也。此症至奇。如謂風眼。則紙條當被吹去。然而未也。如謂火眼。則紙條當成灰燼。而又未也。然則爲溼眼耶。則紙條又未沾濡。此誠奇疾。須另請高明。僕無能爲矣。於是主人始知受紿。逐之出。而甲已醉飽十日矣。某寺欲建五百羅漢。甲自言能辦。索空舍一。囑挑泥水各二擔。閉戶戒毋

得于涉。寺僧允之。甲乃取泥和水。搓成泥團數百。已而僧往視之。怪其所爲。甲曰。師不言欲建五百羅漢乎。僧曰。然也。此泥團何用。甲曰。五百羅漢須舉丸千枚。此泥團卽爲舉丸也。僧又逐之。甲又醉飽一月矣。所居隣有小康家。甲日過其門。口稱奇怪。言之不已。其家大異之。請其故。甲又曰。奇怪之至。不可說也。其家堅請之。甲曰。空說無憑。君恐不信。必欲明言。須請家族房長。一齊到場。方可相告。其家從之。衆至時已暮。甲稱腹餒。請主人賜酒飯。衆共食已。甲乃言曰。府中實在奇怪。你想無緣無故。請這許多人吃酒吃飯。可不是奇怪嗎。主人大怒。而無可如何。甲已大踏步去矣。又過一鐵匠舖。見匠人工作頗苦。遂入謂店主。君事甚險。亦知之否。主人請其故。甲忽趨出。主人急拉住曰。正欲請教。何故行也。甲曰。不敢相瞞。早起未曾用飯。腹餒極矣。方欲回家。路過貴舖。見君險狀。未忍緘口。正欲明言。而腹中雷鳴。迫不及待。只索回去用飯耳。主人急命餉以點心。然後問故。甲曰。無他。吾見君等燒鐵如火。偶

一不慎。小則灼肌膚。大則焚房屋。豈非險事。主人愕然曰。君所謂險。卽此事邪。甲曰。然。雖然。吾尙有言。君等苟格外謹慎。則其禍可免矣。主人大怒。而甲又拂袖出門矣。於是白食鬼之名大著。

### □ 死灰復燃

某小學教員上修身課。語及烟艸之害。乃力勸學生勿吸紙煙。數陳利害。口若懸河。諸生聞之。皆肅然起敬。默誓終身決不吸食。忽教室中陡聞焦臭。一生徒指教員身上曰。先生衣服內有火。先生聞言始覺。亟解衣抖擻。則有半段未燼之紙煙。翻然墜地。蓋教員上課時。忽忽將菸捲熄滅。藏之懷中。不圖死灰復燃也。

### □ 魔術

前清某邑邑宰。每於年終時。背人獨赴叢葬處。所。身衣斬衰。手執喪棒。往來蹙踊號泣。徧呼訟案中受屈人之名爲父。一一稽顙。自稱不孝。一日。爲其戚

屬潛蹤身後。備悉其狀。不覺駭極而呼。邑宰見秘事爲人窺破。慚怒欲狂。旣而識爲至親。乃以己所作爲。坦然語其故曰。俗稱受人錢財。與人消災。予宰是邑後。不知得過多少昧心錢。冤屈過多少好人。恐終不免上千天怒。良用惴惴。後得異書。謂貪殘之官。祇須以此術魘之。便可銷除罪孽。若曰某於某。人身上得錢若干。已爲孝子以報之矣。天下惟兒子用父錢。乃理所應爾。故予一一呼予所冤屈之人爲父。而自盡子職。對於已死者。爲之補作孝子。未死者。預作孝子也。戚曰。然則何必於此陰慘之地行之。某曰。目擊墳塚森羅。淒涼感慨。易引起傷心。可以號泣耳。曰。又奚必年終始行之。某曰。值年功曹每於斯時。將人間罪惡。應奏應消。定案彙報。故乘此時行之。冀其將一年所作種種罪孽。一筆勾去也。戚曰。子於此事。必背人行之何也。曰。汝真愚騃。此事乃因受人之金。不惜求人爲父。固可以語人耶。

## □ 令文

某官僚嗜飲而無酒德。夫人乃下令戒酒。某素懼內。遂不敢再親杯杓。遇宴會時。寅僚中有翮飲者。輒出一令文示人。文曰。爲訓令事。查酒能亂性。且易傷身。該員身作官僚。乃敢於大庭廣衆之中。玷厥官箴。使酒罵座。復敢於深閨燕好之際。曠其天職。恃醉貪眠。是因癖嗜已深。遂致不加檢束。本太太已一再諄諄誥誡。該員竟若罔聞知。若不嚴予絕除。後患何堪設想。爲此重申禁令。合行令仰該員。凜茲峻飭。故態勿萌。速與杯中物絕緣。勿謂閨中人易與也。切切此令。

■ 心領神會

兩官赴劇場聽戲。時場上正演昏官理事索賄狀。刻畫入微。閤場譁笑。一官怒曰。是誰編出這種戲來。形容我們。你看我饒了他。一官笑曰。老兄未免量小。豈不聞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儘他怎樣編得刻毒。可能禁得住我們不做官。而且做官的看了他這種戲。還可以心領神會。摹仿一二呢。



□ 此兒過慧

某富翁爲兒延一蒙師。館金若干。任師自定。其第一登門作毛遂之自薦者。索十金一月。富翁笑曰。豈有我兒之師。可以如此賤售之人充數者。其爲毫無學術可知矣。閱日。又有索月薪二十金者。富翁亦少之。於是來一名師。登門求見。談言深奧。富翁已默契之。及問脩金。則以五十元爲請。某翁喜諾。遂命兒子出謁。館師於家。名師得錢。日事冶游。學生入塾。不過略坐片時而已。年終。富翁考及兒子功課。則依然一物不知。丁字不識。富翁怪而問師。師曰。君何知者。此兒性質過慧。苟早施以教育。將促其天年。必待三年後。方可使其讀書識字也。君如不信。曷試之。予又何樂而不爲者。富翁聞言。揖謝曰。敢不如先生命。先生之翼護。予兒之福也。於是奉師維謹。隔年之館穀。且加豐焉。

□ 學生出租

某縣縣市鄉立各小學校。額定學生三十人爲一班。成班者始准撥給經費。列入預算。故學生之班次多者。則歲費當然加給。適成一正比例焉。於是距城窩遠之各市鄉校。遂浮報學生名額。因而牟利。遇視學員蒞察時。則借用私塾生徒。隨班兀坐。以實其數。此時官廳雖嚴加考察。終莫能破其狡也。一日。一私塾門前。黏一出租條曰。本塾生徒人數衆多。且由本塾師授以排班。應名鞠躬舉手各種禮節。最合官立學校影射冒充之用。如欲租者。請至本塾面議。人數無論多寡。借期無論久暫。租價一概從廉。幸毋觀望自誤。

### 影戲說明

某校英文教員。偕友人同觀影戲。友人曰。今日幸與君偕。敢請將戲片上說明書。譯以見示也。教員領之。須臾開幕。教員譯示友人曰。瑪麗是個富家小姐。約翰是個偵探。吉而司是個強盜。強盜捉小姐。小姐求偵探。偵探捉強盜。劇中情節如此而已。其中細情。君可自觀。毋庸說明也。友人聞言恍然。移時

臺上又易一幕。友人意欲再事請問。忽見某教員忽忽起辭曰。予徒憶此時有人在某處約會。須卽往也。友人不得已。任之。行。殆閉幕後。電炬齊明。則某教員方坐於後排。既見友人。亟起身招呼曰。頃間復來。暗中覓君不得。不意君還坐在原處。

■ 濕襪日記

某小學教員喜作日記。秘不示人。某日被其妻盛怒之下。扯去數葉。適爲一小學生拾得。遂宣之於衆。其文曰。某日陰雨。早起七時卽赴校。衣履盡濕。不得已。曳濕履上課。計授修身。綴句。珠算。圖畫。國語。各一小時。時已午後三時半矣。雨仍不止。復踉蹌而歸。入室卽脫襪。自取水洗濯。蓋予婦阿和不喜操作。凡家庭瑣務。皆予躬親任之。晚九時睡。某日雨仍不止。起身取襪。猶濕不可御。不得已。取阿和脫下之充絲襪著之。冒雨赴校。是日予僅授國文習字。筆算三課。午後爲音樂體操手工。非予任也。私心竊喜。忽忽自歸。不圖禍起。

蕭牆。如風雷之變生不測。蓋是日阿和晏起。覓已襪不得。而見予襪晾諸牀架。知爲予易著。遂忍氣取襪。引火焙乾。套諸足上。稍事櫛沐。卽赴鄰家雀戰。計又十二圈莊。竟輸至一千七百數十文之鉅。不覺旣痛且忿。含涕而歸。須臾陡見已足。忽憶盜襪事。竟使我罪上加罪。一見予入。卽聳身以纖掌逕拍予頰。予亟引手自撫。而予足背突被千鈞之震。蓋渠又以纖足蹴我也。予斯時上下被攻。遂致膝立。予乾綱素振。非跪踏板之懦夫比。徒以足部奇痛。恐復被蹴。不得已以足藏之身後耳。斯時阿和怨詈譴責。繼之以噓。予祇有俯首下心。力效教科書上叟師德故事。親承香唾。任其濕而復乾。直至日昃。阿和始收涕偃臥。予兩膝離披。亦不思飯。逕撫開和之纖足。以寢。某日星期晴。天公今放晴矣。天果永永不雨者。予昨日又何致被家庭之難。斯不能不怨及彼蒼也。早起仍赴校。蓋予昨夜曾許支薪洋三元。爲阿和購襪。並供伊之賭本者。旣入校。而校長已出。予不禁懊喪。顧不敢歸。惟于校園籬側。時籬

內母雞引雛。雄雞又喔喔讓食。其蕭閑之狀。令予豔羨極矣。忽覺有人拍予肩曰。今日休沐。君來此何爲。予迴首不覺驚喜。蓋校長歸也。於是與校長附耳數語。而一宣統二袁世凱。已入我掌握。遂市絲光蘋菓綠色襪一雙。愉快而歸。斯時阿和已洗其雙鉤。赤足而待。粉香圓潤。良不負此嬌豔之襪耳。阿和既履。復以二元上之。阿和含笑赴鄰家去。予亦掩門自出。赴得意樓食麪兩碗。又入雅園聽書一回。時已薄暮。予懷中尙餘小銀元五枚。遂購薰魚一角。火腿一角。攜歸佐餐。入室則阿和已含笑起迎。謂今日大勝。竟贏至四千餘文。約兩底多也。於是予二人駢肩燈下。殷勤勸嚼。須叟攜手入幃。胡帝胡天。其樂莫與倫比。嗟夫。天有陰晴風雨。人有喜怒哀樂。同是天也。同是人也。然而昨日今宵。則迴不相侔矣。（下略）

### 學做木匠

某顯宦公子。入某高小學校肄業。一日。正上手工課。製一木質箱匣模型。學

生均持鋸執鑿。從事作工。某適來視學。見之詫曰。我令兒子來求學。未曾令其學木匠也。既又顧謂監督曰。你的出身。我亦曉得的。奈何教我兒子做木匠也。監督譬喻再三。某終不懌。卒令其子輟學而歸。

### □ 合格

某校學生。值學期試驗歸。其父問曰。汝之科學均合格否。生曰。師以予之身體骨骼及胃量。均稱合格也。

又一生自入校後。屢試均不及格。同級中紛紛升級轉學。生猶依然畱級。顧娶婦後。頗富於生殖力。竟連得二雄。於是其父謂人曰。予兒在校中。雖功課不及格。然予抱孫念切。伊能饜我所望。是於男女之道。尚稱合格也。

### □ 質問書

某議員。曠一蕩婦。與共寢處。其婦怨之。提出質問書曰。爲依法質問事。竊聞奸宿他人婦女。刑章不與寬饒。身居立法機關。行檢尤宜謹飭。而乃姻緣露

水。野鷺果勝家鷄。政事平章。人面具有獸行。妾雖陋質。未干七出之條。人孰無情。寧甘獨宿之理。際此韶光駘蕩。正雉鳴春晝之時。夜色朦朧。是人約黃昏之候。設使臥榻有隙。鼾睡有人。鼓鐘於宮。聞聲於外。君雖亡廉鮮恥。無妨綠上頭巾。妾將見異思遷。甯肯鶯居幽谷。此時此際。君果何以爲情。自怨自嗟。妾已不復堪此。試問蕩婦何人。吾夫身居何等。是否願蹈奸非之刑律。拚喪買票之資財。是否願以結髮之姣妻。易一淫奔之醜女。謹依暫行約法第七條。提出質問書。限吾夫卽日答復。無任企盼。提出者。汝妻某氏。連署者。汝妻未來之情人。

療妒方

某紳中年納妾。其夫人以酸化作用。日夕咆哮。闔宅鷄犬爲之不寧。會有戚屬薦一俊僕。貌妍骨媚。性情靈透。日供事夫人左右。夫人遂恬然意適。妒忿全消。某乃向戚屬謝曰。承紹介某僕。人既勤慎可愛。且自伊入門後。賤內亦

頓改情性。不復與小妾淘氣。鄙人不勝感激之至。戚笑曰。此絕妙療妒方也。願天下納寵者。各置俊僕一人。自無打翻醋罐之虞矣。

□ 闊綽地址

某婦寄一安信與其母。囑人爲之書信面曰。京師某某胡同。特授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總統府頭等軍事顧問。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前內閣總理。某公館間壁。吉祥弄底。豆腐店對過。皮匠作樓上小廂房內。丁老奶奶收。

□ 俠妓

某富翁戀一妓。凡所要索。無不慨允。而妓則別戀一美少年。對於某。不過虛與委蛇而已。一日。富翁與妓縱論古名妓。謂某也才。某也賢。妓曰。古人非所敢望。妾惟願以俠妓名耳。某大悅。妓又曰。茲有某少年。貌美而落拓。困於窮鄉。妾每思拯之。而病未能。願君看妾薄面。以千金畀之。某大贊曰。真俠妓。傾囊如數贈某少年。且曰。區區之名。將賴卿以傳矣。



□ 吳促狹

相傳吳某少年時。最喜惡謔。人多以吳促狹呼之。吳得此嘉名。促狹益甚。會當春日麗和。吳出資僱廣艇。設盛筵。遍邀鄰里戚黨。諸內眷。作虎邱游會。治饌時。預約庖人加重鹽醬。後時而食。諸婦女舖啜既飽。口渴思飲。吳乃命人以淡茗進。飲之彌渴。不無過量。須臾舟抵山麓。諸女皆內急思遺。而內艙又不設廁。均各現惶急色。不得已相率登山。吳徐出鼻煙壺遞其妻曰。此物功能提氣。可以止小便。卿曷吸之。語畢。先衆而行。諸婦女聞言。競向主人乞取。次第聞之。移時酸辣棘鼻。羣然大噓。一噓而溲溺。乃不能忍。無不若崩隄決。滿褲淋漓。有蹲身不能起立者。吳於遠處俯而視之。拍掌大快。諸婦女乃含忍衣溼衣而歸。至是吳中婦女出外酬應者。僅食水菓。相戒不飲茶。遂沿之成俗云。

□ 星期六

吳門某生。執教鞭於崑山某小學校。新婚未匝月。卽襍被詣校供職。瀕行。夫妻相顧。有離別可憐之色。某生乃指日曆語其妻曰。卿每日可撕去一頁。予嗣後決以星期六歸。星期一往也。自是遵爲成例。夫妻亦遂安。一日。日曆上忽現星期六三字。某妻欣然。洗手作羹。倚樓以待。乃至日昃。某竟未返。某妻以伊人今茲爽約。非有急病。卽膺他故。焦灼不安。竟夕爲之失眠。明日夫歸。妻怨懟殊甚。某曰。今日固星期六。予未忘前約也。其妻聞言。不勝詫怪。目視日曆。有頃。陡憶昨晨撕去一頁。午後又撕去一頁。遂致誤會。不覺紅上梨渦。低頭無語。

□ 一塊洋錢一點鐘

某中學教員。初涉花叢。隨衆叫一條子。須臾酒闌。見諸人各出兩元酬妓。不得已亦探懷如數與之。旣而歎曰。他們坐不滿一刻鐘。唱不滿幾句戲。便有如是代價。我輩爲教員者。站立一點鐘。腿酸腳軟。講說一點鐘。舌敝唇焦。亦

不過一塊洋錢一點鐘而已。而且諸同事中。遇有人請假。且紛紛願多代此一點鐘也。以視當妓女者。其得失奚啻天壤之判耶。

□ 隱形術

某校學生喜研靈學。一日得隱形術祕笈讀之。自信已得其奧妙。遂歸面其妻。以試驗否。某妻素厭生癡。睹生入室。佯若無見。自低頭縫衽。某生默立良久。猛然喝問曰。汝見我未。妻冷然曰。儂固未見君也。生聞言狂喜。講求其術益勤。一夕竟掩入某女教員寢室。揭帳坐於牀沿。女士驚叱曰。汝夤夜入此何爲。苟稍知羞恥而欲保全體面者。速起去。否則予將喚起衆人。恐有所不利於汝矣。生駭曰。汝何以知予入此。女士怒曰。予非盲人。且未睡死。安得不見汝。生曰。女士誑也。予之隱形術。雖予妻亦不之見。而謂君能見之耶。仍喃喃然默誦祕訣。隱身遁去。

□ 孟子新解

某文科專修學校。一日教師授孟子。一生起而難之曰。孟子託其妻子與其友。而之楚游者。敢問此楚游之人。何以如此放心托膽。教師曰。大約其友是有隱疾的。又一學生難曰。孟子日攘鄰人之雞。然則此人一箇月可攘雞二十九隻。或三十隻也。何取之不盡耶。教師曰。大約其鄰係雞鴨行耳。又一生難曰。齊人窮困。至於討羹飯吃。何以蓄得起一妻一妾。師曰。此人諒係官僚後裔。所以窮困至此。終不致於貨妻鬻妾也。學生又曰。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請問太王是否包做媒人。試問他七十里地方。無慮數十萬人家。他老人家的媒酒。那能吃得。了這許多。師喟然嘆曰。自由結婚。古人已先我而行之。彼時之無怨無曠。非任其自由結合而何。學生聞言拜服曰。先生經學湛深。精研有素。隻眼獨具。闡發靡遺。學生蒙昧。茅塞頓開矣。

### □ 眞空

曩年政府取締私塾。通令各縣舉行塾師試驗。不合格者。由官廳禁止其開

門授徒。不准復爲人之患。某縣塾師試驗。特於國文算學之外。附試格致一科。題爲說眞空。一村學究。誤解題旨。援筆爲文曰。蓋聞佛氏有色卽是空之說。孔子興空空如也之嗟。空之字義大矣。然非所論於眞空也。憫予寒素。人稱窮奇。空室如懸空囊。似洗箱無寸絲之縷。倉無粒米之儲。一身赤條。障礙盡去。滿腹咕嚕嚕。尿糞俱窮。惟有將嬌妻送入空門。常伴老僧入定。把愛子藏諸空谷。拚得後嗣空虛。斯時也。兩手脫空。四大皆空。嗚呼。是之爲空。是之爲眞空。

### 自動的教育

某省視學一日赴某某模範小學視察。見該校生徒發達。校舍軒敞。果屬名不虛傳。惟各生喧囂跳躍。刻無寧時。卽上課時。亦任其嬉戲活潑。教員不予禁止。某視學不覺怪之。某校長語曰。君勿錯愕。此某國最新之自動的教育法也。其法取不干涉主義。一任學生自由動作。爲善爲惡。令其自行覺悟。此

法固最著成效也。視學員聞言大悟曰：然則學生互毆致傷，或顛撲致成殘疾，或性懦之兒童，日被強暴者欺凌，亦惟有姑且聽之，靜待被創者自愈。凌人者自知愧悔而已。

■ 懶得活

昔人狀女子之美者，輒謂嬌慵無力，弱不勝衣，蓋美人之美，必賴此二字。始足增其媚也。予鄉某氏婦，幼爲父母所溺愛，習於嬌慵，不事操作。于歸後，哺啜之餘，日惟偃臥。其夫嬖愛已甚，亦不瑕疵。於是婦性益懈，寢假遂成懶癖。閱數年，家事寥落，已不能御婢媪。婦態如故，井臼之事，悉委良人。然而閭閻之內，污穢不治，衾褥初展，積垢如脂，夫亦稍稍厭之矣。一日，夫自鄰村酬酢歸，口喝呼飲，無應者，入廚求食，無存也。良久，聞婦自枕畔微呻曰：君出門三日，予未嘗舉火。茶飯安從得者？夫聞言大驚，揭帳視之，婦果瘦損不支，亟炊飯，促令飲食。婦猶俄延不起。夫怒呼曰：飯已現成，尙不食耶？婦曰：予懶得喫。

也。夫曰：不食要餓死也。婦囁嚅曰：予亦懶得活矣。夫怒極而笑。遂以此言告之於人。聞者皆爲捧腹。

□ 均愜兒心

一新嫁娘初賦歸寧。阿母屏人低問曰：新婿亦頗溫存否？女忸怩曰：箇郎溫存時固甚熨貼。有時亦魯莽駭人。然不論其溫存與魯莽。均愜兒心。斯亦異矣。

□ 爐中女傑

某女傑。革命中鉅子也。素以膽力自詡。嘗謂拿破崙生平不解難字。予則生平不解畏字。以是同黨中人。罔不欽佩崇拜。尊之爲羅蘭夫人第二。某日。奉首領暗號。往與秘密會議。一黨員正報告他埠一支部如何被官軍破獲。黨人如何被擒。並述其刑訊之酷。殺戮之慘。合座聞言。均爲色變。而某女傑固顧盼自若也。適有獵人一隊。喧嚷門外。守衛者誤以爲邏者。驚至。亟入報告。

四座紛起驚竄。走避一空。既而知爲誤會。重復歸座。繼續開議。惟遍覓某女士不得。忽一人指壁爐詫曰。此中何物蠕動也。羣起搜之。則所謂羅蘭夫人。第二者。方瑟縮自內出。衣服遍染煤污。面目亦黑醜。不可辨認矣。

### 行醫祕術

某醫醫術頗精。顧生涯潦落。無人過問。窮居陋巷。終日對影長愁。一友覩其狀。笑曰。先生雖有扁盧之技。而外表不揚。宜其泯滅不彰也。某前席請問曰。其道何如。友曰。宜居華屋。易華服。出則高車怒馬。以金錢運動。一二聞人。於傳單廣告中。爲君揄揚。復造作種種鳴謝函件。登諸報端。診資則非十元卽八元。早門晚門倍之。路途遙遠者倍之。時過正午。卽趁車游行於市。必至夜半始可歸家。以示出診人家之多。終日忙冗無暇晷也。如是行之。不及百日。可保君門如市矣。醫聞言。嘆曰。先生指示。深合社會心理。惟以此區區計之。非千金或數百元。決不能辦到。願貧窶如洗。安從得此鉅資乎。友曰。曩見嫂



夫人年方少艾。何不歸而謀之。某果商諸其婦。押婦於某妓寮。得數百金。一如友囑。生涯頓盛。其婦出張豔幟。亦享盛名。夫婦各安其業。同業均豔羨之。

□ 恕

某官一日開罪於其夫人。雌威頓發。勢不可遏。某不得已。膝立一點鐘之久。夫人怒始稍殺。然而某官已若膝斷腰折矣。至是過庭訊罪犯時。不令久跪。蓋己身曩曾感此痛苦。痛定思痛。雅不欲施之於人也。

□ 不得了

某醫有戲癖。博得診資。卽赴舞臺觀劇。後因用藥不慎。致人枉死。其家人悲憤已極。將醫誘至家中。以刀斷其三指。縱之使去。於是某醫不復能行道。日惟徜徉於市。積久成癡。時高唱反板二黃云。可憐我身批鱗甲。狗不停蹄。東奔西跑。南診北瞧。多負勤勞。可憐我十指頭。把三指傷了。三指傷了。不得了。

了噢。

□ 畜生屁股

一官晉謁撫軍。適撫軍患痔。欵坐椅上。狀頗不甯。官趨承曰。大人憲座不穩。卑職理應將護。遂足恭扶其椅。不令傾跌。撫軍謙遜曰。重勞足下。關顧賤體。適患痔。故不能安坐耳。官曰。大人千鈞之體。乃染此惡疾。惜無祝由科。將貴恙移在卑職的畜生屁股上。使大人福體安甯也。

□ 避債妙法

英國有文豪曰西里德。爲人縱詭蕩佚。債臺高築。一日有富人來取債。西里德自念非出所負。無以脫身。因思以術遣去其人。於其未下騎時。進而譽之曰。公之所乘。昂昂然若騫若翔矣。富人喜。笑曰。足下亦賞其神駿耶。曰。然。第不識其超躍何如耳。富人曰。且爲足下試之。鞭絲一掠。騫地騰驟。西里德遂從間道立逃。

□ 愛書家

甲謂乙曰。某君頗似一愛書家麼。乙曰。是的一點也不錯。向我所借的書總一冊也不見還。

□ 迷途

德人某初遊巴黎。到後即電致其妻。謂已平安抵埠。並以所寓旅館之名告之。晚餐既竟。即赴劇場。幕閉返寓時。不料將道迷失。而旅館街名亦一律忘去。無計可施。亟向道旁警察詢得電局所在。發電其妻。囑將旅館之名從速電回。始能歸寓。然其妻接電時。已莫名其妙矣。

□ 分坐二椅

有某富翁體胖極。坐電車等。必買二人票。方令之登車。至劇場觀劇。亦買二票。據二座。始足容身。一日往觀劇。亦循例買然買二票入院。至內對號。一審座位。則二票一爲第一列之末。而一爲第二列之首也。

發言有時

一哲學家赴宴會。終席不發一言。衆竊議之。哲學家怒曰。惟能言者然後知何時當言耳。

執役有年

郵務司謂謀事者云。像你這樣文秀。你喜歡當郵差。我真不懂。但是你有經驗。沒有謀事者曰。有的。先生。我天天早晨給我內人送信。已經好幾年了。

騎兵之利益

一騎兵之子欣然謂人曰。余父乃騎兵也。人曰。騎兵與步兵有何異乎。騎兵之子曰。然。一有馬。一無馬。人曰。有何益乎。騎兵之子曰。焉得無益。設遇急難。奔避較步兵爲捷也。

債臺日高

某商人謂其友曰。余之債臺日高。處境不歡。甚矣。友曰。否。君之幸福誠無量。

若余者。固無一人信余而能貸余金。

□ 近視眼

某塾師道行遇其徒。徒不爲行禮。大怒叱之曰。汝何無禮。徒曰。恕罪。師固知予乃近視眼。師曰。旣自知近視眼。行道何不趨近余身。

□ 絕妙保證

昔有一人面目可憎。嘗自薦於布商。布商令覓保證。彼遲疑半晌。乃言某商號之御者某。可爲保證。以爲御者與己有素。必將證彼爲誠實君子也。後覓得御者。布商詢之。御者曰。先生欲知其爲人誠實乎。則彼之誠實。固已屢屢證明矣。以余所知。彼嘗以竊罪被逮九次。然每次皆得證明無罪而釋放。豈猶不足證其爲人乎。

□ 競說誑話

三人撒謊賭勝。甲曰。某處劇座狹窄無比。看客拍手。不能橫拍。祇能自上而

下豎拍耳。乙曰。此不足爲奇。某處劇場其矮無比。看客不能張口豎笑。祇能扁口橫笑耳。丙曰。此亦不足爲奇。余於非洲見一黑人。其黑無比。雖至白日。亦需執燭始能見之耳。

### □ 阿爺

一女教師授動物學。將及牛。因問羣兒曰。孺子聽之。動物中何者予爾以肉食。供爾以革履也。一幼兒起立答曰。是阿爺耳。

### □ 銅鈕歟。金鈕歟

兒吞鈕。母驚呼曰。兒吞鈕矣。趣來趣來。父悄然曰。此細事耳。何擾擾爲。然彼所吞者爲銅鈕歟。抑金鈕歟。果金鈕者。則吾損失大矣。非出之不可。

### □ 母已淫奔

一不求甚解之塾師。誤講詩經中淫奔二字。曰淫奔者。病劇將死之意。一日某徒之母病篤。其父在外不歸。其姊侍疾過勞。亦病。兒急馳書告父曰。母已

淫奔矣。若猶不歸。阿姊亦將淫奔矣。

□ 甜的愛情

一少女好食糖。街角有賣糖者。愛其嬌小。恆以糖餉之。有母寡。亦頗愛女。一日女忽謂母曰。阿母時言愛兒。是真愛兒耶。母曰。然。吾固愛兒如命者。奚問爲女。曰。兒欲一試阿母之愛。母當有以示兒。母應之曰。可。女立曰。兒好糖。母旣云愛兒。能否嫁彼街角賣糖之人。彼時以糖餉兒者。母笑呵之。

□ 第四媳

柳翁有子四人。幼者尙未娶。翁以其年少。思爲娶一賢媳以佐之。物色雖久。無足當意者。一日三媳欲於同日歸甯。翁許之。命長媳三五日卽返。次媳七八日卽返。三媳半月卽返。三媳皆唯唯聽命。翁又曰。汝曹同舟去。須同舟返也。三媳聞言。頗增疑慮。旣下舟。三媳共議翁語。以三人旣限日不同。何以能同時而返。議論紛紛。終莫能測其意義。適岸旁一村女。聞之而笑其愚。衆請

其說。村女曰。三五非十五日乎。七八亦非十五日乎。半月亦十五日也。豈非可以同去同返乎。三媳始恍然。問其里居而去。越半月。果同舟歸。翁責長次二媳不如命。三媳以村女言告。并述其里居。翁默記之。曰。此佳婦也。當可爲四兒娶之矣。謀於鄰右石二翁。翁欣然諾。且曰。此某村張翁之女也。當晚卽去。至則門已闔。叩之。張女應聲出。問爲誰。石翁曰。我名三斗三、四斗四、二箇二斗一升半。翁言畢。女應聲曰。汝非石二伯伯乎。翁笑曰。然。入告張翁。以來意。翁果諾。擇日成禮。自是張女爲柳家媳矣。某日。翁以布四疋出授四媳。曰。汝等各爲余製被一衫一巾。三媳固知不給。而不敢違也。各勤紡織。暗中補之。至期如命償翁。惟四媳則一衫而已。翁詬之。媳曰。公給布少。不能做多。物此一衫也。可日當衣衫。夜當被。手巾出在衷襟裏。翁曰。狡哉。是吾計也。一笑受之。

### 且擊且食



某家夫婦二人均貪食。一日晚餐。夫市得肉一盤。招婦坐而與之食。婦涎欲滴。佯揮扇。扇燈令熄。夫命婦往取火。婦再辭。夫不得已自往取。懼婦之偷食其肉也。命之二手相拍作聲。勿許息。婦諾。及夫覓得火。燃燈視盤。肉已空。而婦之兩頰紅腫如桃矣。

五百歲

某封翁福壽兼備。孫曾繞膝。喜與星相家談命理。有挾此術以來者。莫不受厚贈以去。一日有湯某者。操子平之術。聞封翁名。不遠千里訪之。入門。闔者問知來意。與之約曰。翁之性情。我輩素知之。倘得貽贈。當分肥與我。我有以助子。術士允之。闔者告之曰。翁所喜者長壽。相見時。盡情以諛其壽。可得厚贈也。術士心識之。見翁寒暄畢。爲之推算八字。鞠躬進曰。翁五福具備。人人知之。無俟推算矣。以某觀之。翁之壽算。有非尋常人所可及者。翁喜曰。我年已八十矣。此後尚有幾年。乞先生示我。術士躊躇良久曰。尚有五百年。洪福

可享。翁大怒。拂袖起。下令逐客。術士踉蹌出。見闖者曰。得毋我言太過。致被逐耶。闖者曰。子言若何。曰。我言尙有五百歲。闖者頓足曰。子誠憤憤。宜子之被逐也。先子而來者。嘗許以二千歲。翁尙以爲未足。子乃許以五百歲之壽。宜其被逐矣。

□ 爾勿聲

一賊夤夜踰垣入人家。竊得珍飾無算。方在暗中摸索而出。首觸門作微響。主人聞聲立醒。發吻問曰。誰歟。啟關者誰歟。賊揚聲答曰。爾勿聲。吾爲警察。有賊方下樓。吾當爲爾執之。爾果聲者。彼且脫身逃矣。語次躡足下樓。拔關揚長而去。

□ 如意郎君

一女駝背。又眇一目。跛一足。遂無問字者。一媒媪經過其門。入而坐憩。謂女母曰。汝家千金。年已非少。尙不許人耶。母曰。若副尊容。誰肯效齊宣王納無

鹽爲婦耶。媒氏拍胷曰。在我在我。還汝一如意。郎君閱日。喘息至曰。某官人來相親矣。親爲女施脂粉。訖拖一矮櫬至門外。令女坐。自伸手入女衣後。作搔背狀。復取一花。付女頻頻嗅之。遮其眇目。須臾。一少年乘輿過。僕身探首外向。以團扇遮半面。緩緩過去。媪低語女曰。是卽汝之意中人也。女聞言。亟注視之。則面團團不失爲富者相。不覺大喜過望。迨至卻扇之夕。新婚夫婦相視大駭。蓋新娘之醜如鬼。而新郎亦眇一目。跛一足。而駝其背。額上且多出青記一大片。

□ 此吾友也

一僮夫登電車。身長六尺。赳赳如虓虎。賣票人向索車資。抗弗與。再索。遽揮拳毆之。賣票人知不能勝。因停車訴之警察。警察側目睨僮。僮不動。亦不言。但握其拳耳。警察不敢前。遽就賣票人耳作小語曰。爾勿斤斤與較。此吾友也。吾爲彼付資可耳。

### □ 小心開水

某翁有三壻。長爲伶人。次爲彈詞家。三爲茶博士。一日翁病。三壻往視。長壻做戲腔問曰。岳父大人。病體如何。次壻應聲曰。未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翁怒極。手溺器擲之。三壻急呼曰。閒人站開。小心開水燙痛。

### □ 債

夫謂婦曰。我們現在債臺高築。實難生活。你有什麼法子麼。婦曰。如此我們不如投河死了罷。夫曰。阿唷。投河死了。債主依舊要叫人撈我。奈何。

### □ 蓋

某處有張王李趙四人。誼切樊劉。日者岳翁壽誕。不期同會。岳設筵相款。暢飲甚歡。酒不數巡。岳翁提議云。汝等寂飲實無興味。不如起一酒令。每人誦四書話一句。句首須有有字。末尾須有者字。無者爲輸。罰以金谷。且均要形容出來。經他人質問。始得道及。四人一致贊成。趙居長。卽起捋岳鬚。出席行

走一次。王請求解釋。趙卽應云。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次輪至李。李卽移桌一張。上置一把椅。上燃燭一枝。用口吹熄。張質問之。李云。有澹臺滅明者。再轉及王。王遂出。席肩挑草蕒。從門外經過。李要求答覆。王云。有荷蕒而過孔氏之門者。末輪到張。張向趙背揭其衣。趙云。此作何解。張云。有不知而作之者。趙云。罰酒罰酒。句首當有一蓋字。張辯云。蓋字剛纔我已揭去。焉得復有一蓋。

□ 不如自食

某婦性饑。遇有食物。啖之務盡。夫有友人。自濟南歸。饋生棗數斤。夫固嗜此者。囑令藏之。婦俟夫熟睡後。一夕食罄。夫醒後問之。則以鼠竊對。夫稔知婦性不之信也。一日又攜月餅數匣。如前囑令收藏。陽言外出有事。潛身幃後窺之。婦果啟盒竊食。一啖十枚。夫突出詰問。婦從容言曰。房中鼠子多。與其若前番之棗。終爲所竊。不若予自取食之。

### 你是箇禿子

某校國文教員某甲。與英文教員某乙相友善。遂訂兒女親家。某甲禿頭而某乙跛足。一日乙往訪甲。瀕行甲送之門曰。重勞玉趾。改日答拜。乙不解其語。轉以問同事某丙。丙曰。彼云重勞玉趾。蓋嘲汝跛足耳。乙最恨人形容其短。聞言大怒。將肆報復。丙乃教之曰。彼係光頭。汝俟其答拜時。可云辱蒙光顧。愧不敢當。彼自能領會汝意也。某大喜。明日甲果拜乙。乙相見之下。竟忘丙所教之語。思索良久。乃大聲曰。我也不同你掉文了。你是箇禿子。

### 本官屬牛

某縣令行香回。經過鬧市。忽一鄉人扭一屠戶。並牽一牛。攔輿呼冤。官停輿訊問何事。鄉人指屠戶曰。小的耕牛。被人偷去。賣與此人。將肆屠戮。此後數畝農田。不復更謀稼穡矣。語畢。伏地痛哭。官聞言。怒斥屠戶曰。私宰耕牛。有干例禁。且汝不知本官老太爺屬牛者耶。本官一生。尙不敢食牛肉。汝竟膽

大乃爾。命刑人痛笞屠戶數百。復語鄉人曰。汝真鄉愚。一牛而不能自保。今以此畜還汝。恐終不免爲人盜去宰割也。不如本官爲汝畜養。轉爲妥善。蓋因老太爺屬牛。故不忍見牛之穀棘耳。語旣。叱令差役擁牛而回。

□ 請去割草

一鄉人欠租。被官捉去追比。笞責其臀。歸家後。創重致不能起。其妻素好面子。語人曰。予夫今日爲官請去割草。官說予夫拔草拔得乾淨。請他在簽押房喫飯。官自作陪。不料兩人喫得大醉。各拏一根打人的毛竹板。彼此打屁股。頑。予夫把官打一筋斗。躲進上房睡覺去了。予夫則被官打得兩腿紅腫。現在也睡在牀上爬不起來呢。

□ 彼自無理

某交涉員遇有華洋涉訟事。輒左袒外人。華人不服。洵洵然將謀上訴。交涉員曰。外人遠涉重洋。經商我國。彼蓋客而我主也。天下做主人者。遇事當然

讓客。汝等顧不識此義耶。訟者曰。事有曲直。且關國體。何能一概以退讓爲主義。君不見華人之僑居於外者。備受他族種種虐待。彼亦曾一顧及主客之義哉。交涉員曰。彼自無理。我堂堂禮義之邦。固不當效尤也。



新  
笑  
林

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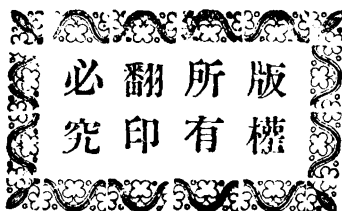
新  
笑  
林  
終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發行

新笑林（全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徐卓呆

行 八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

新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廣州 雙門底  
漢口 四官樓  
奉天 北

大東書局

